



浙江文獻館藏

范道濟 點校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四冊

中華書局

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四册

范道濟
點校

中華書局

東坡先生編年詩卷十六

古今體詩六十三首

元豐元年戊午春夏在徐州任作。

送李公恕赴闕（二）

君才有如切玉刀，見之凜凜寒生毛。願隨壯士斬蛟蜃，不願腰間纏錦繅。用違其才志不展，坐與胥吏同疲勞。忽然眉上有黃氣，吾君漸欲收英髦。立談左右皆動色，一語徑破千言牢。我頃分符在東武，脫略萬事惟嬉遨。盡壞屏障通內外，仍呼騎曹爲馬曹。君爲使者見不問，反更對飲持雙螯。酒酣箕坐語驚衆，雜以嘲諷窮詩騷。世上小兒多忌諱，獨能容我真賢豪。爲我買田臨汶水，逝將歸去誅蓬蒿。安能終老塵土下，俯仰隨人如桔槔。

〔一〕李公恕：施氏原注：公恕時爲京西轉運判官，召赴闕。公恕一再持節山東，於東坡詩中見之。子由亦有詩送之。

慎按：《樂城集·送公恕》詩在丁巳除夕後，先生此詩亦從上卷末移編戊午卷首。

附子由作：

我行未厭山東遠，昔遊歷下今梁苑。官如雞肋浪奔馳，政似牛毛常黽勉。幸公四年持使節，按行千里常相見。鷹掣秋田伏兔驚，驥馳平野疲牛勸。似憐多病與時違，未怪兩州從事嬾。除書奪去一何速，歸袖翩然不容挽。黃河東注竭崑崙，鉅野橫流入州縣。民事蕭條委濁流，扁舟出入隨奔電。回首應懷微禹憂，歸朝且喜寧親便。公知齊楚卽爲魚，勸築宣房不宜緩。

張寺丞益齋〔一〕

張子作齋舍，而以益爲名。吾聞諸夫子，求益非速成。譬如遠遊客，日夜事征行。今年適燕薊，明年走蠻荆。東觀盡滄海，西涉渭與涇。歸來閉戶坐，八方在軒庭。又如學醫人，識病由飽更。風雨晦明淫，跛躄瘖聾盲。虛實在其脉，靜躁在其情。榮枯在其色，壽夭在其形。苟能閱千人，望見知死生。爲學務日益，此言當自程。爲道貴日損，此理在既盈。願言一作「君」書此詩，以爲益齋銘。

〔一〕張寺丞：本集《張忠甫字說》云：張厚之忠甫，樂全先生子也。先生名之曰恕。軾推先生之意，字之曰厚之，又曰忠甫。施氏原注：忠甫，元祐間擢將作監丞，誥詞載《子由集》。後進文定。在翰林日，英宗立神宗，手札除直秘閣，知齊州。

附子由作：

人生不讀書，空洞無一有。羨君常齋居，散帙滿前後。開編試尋繹，閱歲行自富。從橫圖畫出，次第宮商奏。汪洋蓄江河，渺莽包林藪。興亡數千載，絡繹皆在口。顧念今所知，頗覺前日陋。我家亦多書，早歲常竊叩。晨耕挂牛角，夜燭借鄰牖。經年謝賓客，飢坐失昏晝。堆胸稍盤屈，落筆逢左右。樂如聽鈞天，醉劇飲醇酎。自從厭蓬華，誤逐功名誘。初心一漂蕩，舊學皆榛莠。失足難遽回，撫卷長自詬。幸君無事日，謂可終身守。春耕不厭深，秋穰當自受。金玉或爲災，詩書豈相負。

春 菜

蔓菁宿根已生葉，韭芽戴土拳如蕨〔一〕。爛蒸香薺白魚肥，碎點青蒿涼餅滑〔二〕。宿酒初消春睡起，細履幽畦掇芳辣。茵陳〔三〕甘菊不負渠〔四〕，鱸縷堆盤纖手抹〔五〕。北方苦寒今未已，雪底波稜如鐵甲〔六〕。豈如一作〔知〕吾蜀富冬蔬，霜葉露芽寒更茁。久拋松菊一作〔葛〕猶

細事，苦筍江豚那忍說。明年投効徑須歸，莫待齒搖并髮脫。

〔一〕 韭芽戴土：《本草》：韭之美在黃，乃未出土者。

〔二〕 青蒿：《本草》：蒿，一名青蒿。

〔三〕 茵陳：《本草》：茵陳，蒿類也。經冬不死，更因舊苗而生。

〔四〕 甘菊：《本草》：菊有二種，一種紫莖而味甘，葉可作羹者，爲真菊。

〔五〕 纖手：杜甫《立春》詩：菜傳纖手出青絲。

〔六〕 波稜：《本草》：一名赤根菜，八九月種者，可備冬食。

附黃魯直次韻：

北方春蔬嚼冰雪，妍暖思採南山蕨。韭苗水餅姑置之，苦菜黃雞羹糝滑。蓴絲色紫菰首白，萹蒿芽甜葎頭辣。生菹入湯翻手成，芼以薑橙誇縷抹。驚雷菌子生萬釘，白鵝截掌鼈解甲。琅玕林深未飄籜，軟炊香粳煨短茁。萬錢自是宰相事，一飯且從吾黨說。公如端爲苦筍歸，明日青衫誠可脫。

送鄭戶曹〔一〕

遊遍錢塘湖上山，歸來文字帶芳鮮。羸童瘦馬從吾飲，陋巷何人似子賢。公業有田常乏

食，廣文好客竟無羶。東歸不趁花時節，開盡春風誰與妍。

〔一〕鄭戶曹：《宋史》：鄭僅，字彥能，彭城人。第進士，屢遷直龍圖閣、陝西轉運使，進集賢修撰、顯謨閣待制，改知寧州，徙秦州，召拜吏部侍郎，知徐州。以顯謨閣學士卒，謚修敏。《徐州志》：鄭僅，第進士，爲大名府司戶參軍，歷知冠氏、福昌二縣，有善政。仕終顯謨閣學士。按，施氏原注「僅」作「瑾」，與史傳州志不合，或係傳刊之訛。當從《宋史》。又，《職官志》：軍、州諸曹，有戶曹參軍，掌戶籍、賦稅、倉庫、受納。後去參軍二字，改司戶曹事。孫彥同《職官分紀》：司戶參軍，上州從八品，中、下州從九品。按，集中《送鄭戶曹》詩凡三首，此篇當是赴任大名時也。

虔州八境圖八首

并引

《南康八境圖》者，太守孔君之所作也。君既作石城，即其城上樓觀臺榭之所見而作是圖也。東望七閩，南望五嶺，覽群山之參差，俛章、貢之奔流。雲煙出沒，草木蕃麗，邑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。觀此圖也，可以茫然而思，粲然而笑，慨然而嘆矣！蘇子曰：此南康之一境也，何從而八乎？所自觀之者異也。且子不見夫日乎？其旦如槃，其中如珠，其夕如破璧，此豈三日也哉？苟知夫境之爲八也，則凡寒暑、朝夕、雨

暘、晦明之異，坐作、行立、哀樂、喜怒之變，接於吾目而感於吾心者，有不可勝數者矣，豈特八乎？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，則夫四海之外，詭譎譎怪，《禹貢》之所書，鄒衍之所談，相如之所賦，雖至千萬未有一者也。後之君子，必將有感於斯焉。迺作詩八章，題其上。

其一

坐看奔湍一作「灘」遶石樓，使君高會百無憂。三犀竊鄙秦太守，八詠聊同沈隱侯。

其二

濤頭寂寞打城還，章貢臺前暮靄寒^{〔一〕}。倦客登臨無限思，孤雲落日長安。

〔一〕章貢臺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：貢水源出零都縣新樂山，章水源出大庾縣聶都山，至贛縣合流爲贛水。歐陽忞《輿地廣記》云：贛水東源出零都，曰湖漢水；西源出南野，曰彭水。二水皆北流，合於贛縣，總爲豫章水，北流入大江。後人因「贛」字，以湖漢水爲貢水，彭水爲章水，劉澄之遂以爲章、貢合流，因以名縣，失之矣。按，趙抃《章貢臺記》略云：水別二派，合流城郭，於文爲「贛」。予嘉祐六年出守，間爲遊觀。治西北隅有野景亭舊趾，於是復臺其上，以新其名，爲章

貢，蓋不失實也。據此，則「贛」字取章、貢二水合流爲義，蓋不獨劉澄之也。

其三

白鵲樓前翠作堆〔一〕，縈雲嶺路若爲開。故人應在千山外，不寄梅花遠信來。

〔一〕白鵲樓：《贛州志》：八景臺在郡治東北，下瞰奔流。白鵲樓在八景臺北。趙清獻《記》云：望闕、鬱孤、軒豁於前，皂蓋、白鵲，瞰臨左右。

其四

朱樓深處日微明，皂蓋歸時酒半醒。薄暮漁樵人去盡，碧溪青嶂遶螺亭〔一〕。

〔一〕螺亭：《述異記》：螺亭在南康郡，昔有貞女，採螺爲業，曾宿此亭，螺噉其肉，故號螺亭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螺亭石山，巨石臨水，螺殼無數，凝結石畔。

其五

使君那暇日參禪，一望叢林一悵然〔一〕。成佛莫教靈運後，著鞭從使祖生先。

〔一〕叢林：《景德傳燈錄》：江西禪師道一，漢州什邡人，姓馬氏。開元間，習定南岳山中，遇讓和

尚，得心印，始自建陽佛跡嶺遷臨川，次至南康龔公山。《南虔記》：龔公山在城北，今爲寶華寺，有馬祖遺跡。《江西舊志》：馬祖巖在贛州城東五里。

其 六

却從塵外望塵中〔一〕，無限樓臺烟雨濛。山水照人迷向背，只尋孤塔認西東〔二〕。

〔一〕塵外：亭名也。《虔州志》：馬祖巖上有馬禪關及雲端、駒巖、一憩、塵外四亭。

〔二〕孤塔：《釋氏稽古略》：馬祖於貞元中示寂，元和八年，賜謚大寂禪師，塔曰大莊嚴之塔。趙與醵《娛書堂詩話》：歐陽文忠公詩云：「山浦轉帆迷向背，夜江看斗辨西東。」東坡亦云：「山水照人迷向背，只尋孤塔認西東。」身遊山水間，果有茲理，二公可謂善於形容者矣。

其 七

雲烟縹緲鬱孤臺〔一〕，積翠浮空雨半開。想見之罍觀海市〔二〕，絳宮明滅是蓬萊。

〔一〕鬱孤臺：《名勝志》：鬱孤臺，一名賀蘭山，在府治麗譙坤維百步，隆阜鬱然孤峙，故名。唐李勉爲刺史，更名望闕。慎按，趙清獻《記》云：望闕、鬱孤、軒豁於前。乃二臺名。曹能始謂更名望闕者，訛也。

〔三〕之罘：《史記》：始皇二十九年，登之罘，刊石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之罘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。其山在海中，山東南有壘石，俗傳武帝造橋，有兩石銘仍存。山高九里，週迴五十里。

其八

回峰亂嶂鬱參差，雲外高人世得知。誰向空山弄明月？山中木客解吟詩〔一〕。

〔一〕木客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：上洛山在贛縣南九十里，山多木客，能斫杉枋，與人交易，以木易人刀斧。又，《五色線》引《南虔記》云：南康山間有木客，形骸皆人也，但鳥爪耳，一名山魃。《詩話總龜》云：《十道四番志》：興國上洛山有木客，形容似人，遙見分明，近則隱藏。所載木客，未嘗言能作詩也。後得《續法帖記》，木客詩云云，方知得句之因。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，爲詩一章云云者，豈鉉未嘗見《十道四番志》耶？

讀孟郊詩二首〔二〕

其一

夜讀孟郊詩，細字如牛毛。寒燈照昏花，佳處時一遭。孤芳擢荒穢，苦語餘詩騷。水清石鑿鑿，湍激不受篙。初如食小魚，所得不償勞。又似煮彭蠡〔三〕，竟日持一作「嚼」空螯。要

當鬪僧清，未足當韓豪。人生如朝露，日夜火消膏。何苦將兩耳，聽此寒蟲號（三）。不如且置之，飲我玉色一作「卮」醪。

〔一〕孟郊：《舊唐書》：孟郊，少隱於嵩山，稱處士，留守鄭慶餘辟爲賓客。性孤僻寡合，韓愈一見，以爲忘形交，嘗稱其字曰東野，與之唱和。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云：孟郊詩「楚山相蔽虧，日月無全輝」、「萬株古柳根，挈此磷磷溪」等句，造語工新，無一點俗韻，然其他篇章似此者絕少。李觀評其詩云：「高處在古無上，平處下觀二謝。」許之太甚，東坡詩云云，貶之亦太甚矣。

〔二〕彭蠡：郭璞《爾雅注》：螃，即彭蠡也。《本草》：蟹之最小者，名彭蠡，音越，吳人訛爲彭蠡。

〔三〕寒蟲號：《爾雅注》：寒號，夜鳴求旦之鳥。冬月裸體，盡夜鳴叫，四足有肉翅，不能遠飛。《本草》：曷旦，一名寒號蟲。

其 二

我憎孟郊詩，復作孟郊語。飢腸自鳴喚，空壁轉飢鼠。詩從肺腑出，出輒愁肺腑。有如黃河魚，出膏以自煮。尚愛銅斗歌，鄙俚頗近古。桃弓射鴨罷，獨速短蓑一作「莎」舞。不憂踏船翻，踏浪不踏土。吳姬霜雪白，赤脚浣白紵。嫁與踏浪兒，不識離別苦。歌君江湖曲，感我長羈旅。

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^{〔一〕}

其一

魚龍隨水落，猿鶴喜君還。舊隱邱墟外，新堂紫翠間^{〔二〕}。野麋馴杖履^{一作「屨」}，幽桂出榛菅。灑掃門前路，山公亦愛山。公自注：張故居爲大水所壞，新卜此室，故居之東。

〔一〕張山人：即張天驥也。

〔二〕新堂：本集《放鶴亭記》云：熙寧十年秋，彭城大水，雲龍山人張君之故居，水及其半扉。明年春，水落，遷於故居之東，東山之麓。升高而望，得異境焉。作亭於其上。山人有二鶴，甚馴而善飛，故名之曰放鶴亭。

其二

萬木鎖雲龍^{〔一〕}，公自注：山名。天留與戴公。路迷山向背，人在灤西東。薺麥餘春雪^{〔二〕}，櫻桃落晚風。入城都不記，歸路醉眠中。

〔一〕雲龍山：注見本卷。

〔三〕薺麥：韓愈《琴操》詩：雪霜貿貿，薺麥之有。

送孔郎中赴陝郊〔一〕

驚風擊面黃沙走，西出崤函脫塵垢〔二〕。使君來自古徐州，聲震河潼殷關右〔三〕。十里長亭聞鼓角，一川秀色明花柳。北臨飛檻卷黃流，南望青山如峴首〔四〕。東風吹開錦繡谷〔五〕，淥水翻動蒲萄酒〔六〕。訟庭生草數開尊，過客如雲牢閉口。

〔一〕孔郎中赴陝郊：《東都事略》：孔周翰，歷知蘄、密、陝、揚、洪、兗六州。此則自密移陝時也。《水經》：河水又西，徑陝縣故城之南。《注》云：河北對茅城，春秋茅津也。河南即陝城，周召分陝，以此城爲東西之別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屬河南道。郡夾河，河南諸縣則豫州域，河北則冀州域。魏太和十一年，置陝州。《九域志》：永興軍路陝州，宋爲保平軍節度理所。

〔二〕崤函：《元和郡縣志》：崤山，一名嶽崙山，自東崤至西崤相去三十五里。路極險峻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弘農，故秦函谷關也。崔浩注云：東自崤山，西至潼津，通名函谷。

〔三〕河潼：杜預《左傳注》：桃林塞，潼關是也。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潼關在華陰縣東北，關西一里有潼水。又云：河在關內，南流衝激，因謂之衝關。按，秦函谷關，今靈寶縣西南十里故關是也。大路在北，本非鈐束之要。漢楊僕，宜陽人，耻居關外，請徙關於新安。武帝從之。建安十六年，曹操破馬超於潼關，則從中間徙於今所。歷三處而至河潼。上躋高阿，俛視洪流，實爲天

險。《名勝志》：潼谷水經松果山下，北流入黃河。唐天授初，置潼津縣，長安二年廢。今爲驛，有石橋，尚名潼津橋，即潼谷水所逕也。

〔四〕峴首：《名勝志》：峴山在陝州靈寶縣東，以形似襄陽峴山，故名。

〔五〕錦繡谷：《名勝志》：宜陽縣在陝州西南七十里，有錦屏山，春時花卉繁盛如錦，武后游此，賜名錦繡谷。邵堯夫詩：錦屏山映一川霞，桃李爭妍二月花。先生詩中所云錦繡谷，當指此。王氏注所引，乃在廬山，非此也。

〔六〕蒲萄酒：錢希白《南郡新書》：太宗破高昌，收馬乳蒲萄，種於苑中，並得酒法，仍自損益之，造酒綠色，長安始識其味。太白詩「遙看漢水鴨頭綠，有似蒲萄初撥醅」，本此。

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〔一〕

將軍破賊自草檄，論詩說劍俱第一。彭城老守本虛名，識字劣能欺項籍。風流別駕貴公子，欲把笙歌暖鋒鏑。紅旆朝開猛士噪一作「謹」，翠帷暮捲佳人出。東堂醉卧呼不起，啼鳥落花春寂寂。試教長笛傍耳根，一聲吹裂堦前石。

〔一〕國博：《職官分紀》：國子監博士，有太學五經四門，武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諸名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彭城欲往臺無檄，初喜東西合爲一。將軍走馬隨春風，精銳千人森尺籍。口占佳句驚衆坐，手練

強兵試鳴鏑。酒酣起舞花滿地，醉倒不聽人扶出。歸來相對如夢寐，虎踞熊經苦岑寂。黃樓方就可同遊，飲盡官厨三百石。

寒食日答李公擇三絕次韻

其一

從來蘇李得名雙，只恐全齊笑陋邦^{〔一〕}。詩似懸河供不辦^{〔三〕}，故欺張籍隴頭瀧。

〔一〕 慎按，公擇時知濟南，故有「全齊」之句。

〔三〕 供不辦：似謂詩才敏捷，左右供事之人，書寫不及也。

其二

簿書罄鼓不知春，佳句相呼賴故人。寒食德公方上冢，歸來誰主復誰賓？

其三

巡城已困塵埃眯，執僕仍遭蟻蝨緣。欲脫布衫攜素手，試開病眼點黃連。公自注：來詩謂僕布